

重回「老家」 題贈「評論自由，事實神聖」

金庸：貢獻大公 無愧今生

查良鏞不僅是一代傳奇武俠小說家，亦是一代報人，尤其與《大公報》淵源極深。他在《大公報》任職十年，擔任過記者、翻譯和編輯，其間更以金庸筆名開闢了新派武俠小說的時代。2009年，他回到《大公報》報館探訪，親筆題贈「評論自由，事實神聖」八個大字，並在落款寫上「金庸敬贈舊主人大公報」。他深情地說：「我在大公報，貢獻過自己的青春歲月

和聰明才智，今天回頭來看，我可以覺得今生無愧。」

緣繫大公

大公報記者 文軒

查良鏞與《大公報》結緣於1947年，當時他以優秀表現考入上海《大公報》擔任國際電訊翻譯，1948年被調往香港，1949年擔任香港《大公報》編譯，隨後擔任《大公報》的子報《新晚報》編輯。

1954年，武術界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在澳門比武引發熱議，時任《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爲了滿足讀者興趣，決定在自己的報紙上連載武俠小說。比賽後第三日，陳文統以梁羽生筆名於《新晚報》撰寫了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連載，一炮打響。

首部武俠小說刊《新晚報》

1955年初，羅孚又邀查良鏞在報上連載武俠故事，於是金庸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誕生。他們的作品吸引大量讀者，《新晚報》一時洛陽紙貴。後來《大公報》編輯部主任陳凡也以「百劍堂主」的筆名，在《大公報》副刊上寫起了武俠小說，並於1956年十月與梁羽生、查良鏞在《大公報》聯合撰寫《三劍樓隨筆》專欄，他們三人又稱爲「三劍俠」。

《新晚報》開香港報紙刊載新派武俠小說風氣之先，查良鏞亦由此走上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創作之路。對於查良鏞來說，1948年來港工作、1955年開始寫

作新派武俠小說，這兩次人生的重大契機，都發生在《大公報》。

查良鏞在《大公報》工作了十載，1957年離開。他接受內地主持人楊瀾採訪時曾憶述：「當初創作是出於工作需要，我沒有寫小說的經驗，創作武俠小說只是一種試一試的心態，成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重訪大公報 深情稱舊主

2009年4月下旬，查良鏞相隔52年重回《大公報》。這次重訪來自一個月前梁羽生的追思會上，大公報社長姜在忠見到查良鏞，表示要約時間登門拜訪，查良鏞即表示應該「我先回大公報探訪」，遂有此行。其間查良鏞參觀了編輯部、電腦部，與報社負責人及年輕記者、編輯進行了座談會，親切地與報社的「金庸迷」簽名、合照，真切地勉勵新人，應邀即席揮毫，提筆寫下「評論自由 事實神聖」八個大字。題詞內容，源自上世紀英國《衛報》蘇格蘭籍報人史葛的名言：「言論大可自由，事實不可歪曲」。更令在場大公報同仁感動的是，查良鏞在下款寫上「敬贈舊主人大公報」。他深情地說：「我在大公報，貢獻過自己的青春歲月和聰明才智，今天回頭來看，我可以覺得今生無愧。」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書劍恩仇錄》第一期在《新晚報》刊登

盛讚大公報西部開發報道「歷盡辛苦 寫出最高水平文章」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2001年，大公報以《西部歸來話西部》系列專題六篇，獲得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二〇〇〇年香港最佳新聞獎」寫作及版面組的全年大獎及最佳特寫新聞組的冠軍。當時擔任評審委員會主席評判的查良鏞對此予以高度評價：「我知道大公報派了21人去西部，歷盡辛苦，寫出的文章可以說代表香港新聞寫作的最高水平。」

查良鏞亦特別指出，報紙作爲一種社會公器，新聞記者負有很大的社會責任，應該以創造一個美好的社會爲工作目標，但他對於香港的新聞界不着重報道香港的好人好事，反而熱衷報道一些負面的新聞感到痛心。而此次得獎的作品，經挑選後，都是內容高尚，鼓勵人

向上，蘊含正面信息與描寫溫馨感情。

時任香港報業公會主席、現任香港報業公會會長李祖澤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與查良鏞是相識多年的知交好友，「金庸歷史知識淵博，對人尊重、謙遜，是通俗文學的一代宗師。」他亦指，以往與查良鏞、啓功三人時有聚會，討論時事，分享見聞，但近年已少有見面，對其逝世感到無比痛惜。



▲查良鏞與大公報得獎者合照

投資八萬創《明報》成報業大亨

【大公報訊】筆名金庸的查良鏞於1959年創辦《明報》，後來推出包括《明報晚報》、《明報月刊》和《明報周刊》，及馬來西亞《新明日報》系列報刊，還成立了明報出版社與明窗出版社，成爲報業大亨。1991年明報集團在香港上市後，查良鏞選擇急流勇退，逐步將明報集團的控股權轉賣及讓予商人于品海，從此去周遊列國、教書、靜修、遊山玩水、研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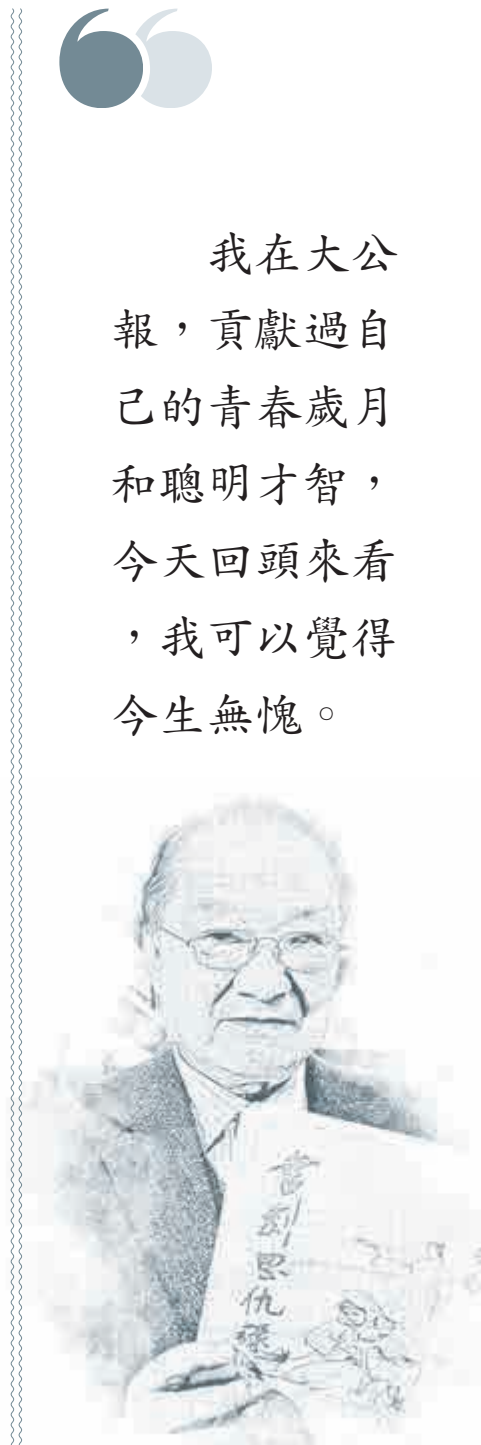
創辦《明報》是查良鏞繼武俠小說後又一奇招，《明報》初創資本僅10萬元港幣，查良鏞出八萬，另兩萬爲他的中學同學沈寶新所出。《明報》初期，

以連載查良鏞自己的小說《神鵰俠侶》爲賣點，查良鏞還親任社論主筆，成爲吸引讀者的另一塊黃金招牌。那時他下午寫小說，沉浸在虛構的古代江湖刀光劍影，晚上則寫社論，針砭時弊。

《明報》在80年代急速發展，但查良鏞亦部署退休。1989年，65歲的查良鏞辭去社長一職，兩年後明報集團上市，市值達8.7億，查良鏞獨佔六成，其個人財富在1991年《資本》雜誌《九十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中名列第64位。查良鏞之後決定將《明報》出售予商人于品海，1994年再宣布辭任董事局主席，正式與他一手創辦的《明報》告別。



▲二〇〇九年四月，查良鏞重回大公報，觀看大公報報史圖展，感觸良多



我在大公報，貢獻過自己的青春歲月和聰明才智，今天回頭來看，我可以覺得今生無愧。

事實神聖」八個大字



以「武」會友 與梁羽生惺惺相惜

【大公報訊】俗話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查良鏞與梁羽生同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者，時人總以爲兩人有「瑜亮情結」。但現實當中，查、梁兩人卻是愛好相同、惺惺相惜的知己好友。

查良鏞與梁羽生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先後考入《大公報》成爲同事，並在《大公報》子報《新晚報》擔任副刊編輯。兩人對桌辦公，又同樣愛好琴棋書畫，平日無話不談。

在梁羽生和查良鏞開啓一代武俠新風之後，兩人的作品便一直被拿來比較。梁羽生在比較自己和查良鏞的作品優劣時曾持平而論，坦言在情節安排上輸查一籌

，「金庸小說情節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則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是有點犯了爲情節而情節的毛病」，而自己在寫愛情上比金庸要變化多樣。隨後羅孚動員查良鏞回應，查良鏞則有些息事寧人地說，自己寫武俠小說，只是抱着「武俠只是一種娛樂」的態度，何必如此較真？

很多人都以爲，查、梁之間難免會有「瑜亮情結」，但其實二人的友誼是持續終生的。梁羽生移居澳洲後，每次回香港，查良鏞都做東請客；查良鏞去悉尼，梁羽生也會去看他。兩人每次見面，都會下幾盤棋。梁羽生老家廣西梧州市蒙山縣城的梁羽生公園，匾額也是查良鏞題的。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悉尼逝世，享年85歲。查良鏞託人送去了輓聯。聯云：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
亦狂亦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輓」



▲查良鏞與梁羽生對桌辦公，又同樣愛好琴棋書畫

勉年輕記者：一定要做好人

特稿

2009年4月24日，八旬高齡的查良鏞安步當車，從其「明河社」所在的鯉魚涌嘉華中心步行到位於柯達大廈的大公報報館。他寄語年輕記者：「新聞工作者一定要做好人，不可以做違背良心的事情。」



▲年輕記者也是金庸迷，紛索簽名

在將近兩小時的參觀訪問中，查良鏞仔細觀看了展出的大公報史，其中不少老照片都勾起了他對當年人與事的回憶。他不停地說：「我與他們同事過。」接着，查良鏞參觀了編輯部、電腦部，並且與報社負責人及年輕記者、編輯進行了兩場座談，選題字、簽名、合照，氣氛自始至終十分親切、熱烈，其間查良鏞一再口稱「回家」，又稱年輕記者們爲「小妹妹、小弟弟」。

新聞自由不等於可以下流

在座談中，查良鏞說，他經常看《大公報》，他覺得現在的《大公報》辦得很好，報社負責人的思想也很解放，但實際做法存在困難，因爲個別報紙以無聊低俗以至下流的手法來吸引讀者，而政府對此卻視而不見不作規管。查良鏞指出：「對手下流，我們《大公報》卻不能下流，也不能跟下流比。」查良鏞還說，新聞自由當然重要，但自由不等

於下流，英、美國家難道不講新聞自由？但沒有刊登色情「架步」和嫖妓「資訊」的報紙可以在街頭公开发售。

座談中還談到了辦報方針和人才培訓的問題。查良鏞說，他年前曾擔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院內傳播系同學問他該怎樣當個好記者。他的回答是，「新聞工作者一定要做好人，不可以做違背良心的事情。」他舉例說，老闆要你把壞人壞事說成是好人好事，就應該拒絕，頂多「炒魷魚」。

對於《大公報》，查良鏞充滿懷念，「我在報館工作的時候，所有同事都很愛護這個報紙的。報紙有什麼缺點，都毫不客氣地講出來，總而言之，我們愛護這個報紙像對自己的家人一樣愛護她。離開之後，我們也常常記得《大公報》，我們在這裏貢獻過我們的青春，把我們自己的精力，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放在報紙裏面。」

大公報記者文軒